

詩語背後

沙頭紀事(下)

如果說「原著民」和「民俗」是沙頭最有標識性的詞彙，另有一些與現代社會變遷和城市發展相聯繫的詞彙，諸如逃港潮、洗腳城、深漂、舊改等，也從不同側面模繪着沙頭的形象。

歷史上的「逃港潮」並不局限於沙頭片區，而是發生在整個深港邊界。只不過沙頭與香港一河之隔，人居相對集中，有關情況更加明顯。據黃新禧董事長介紹，沙頭各村1964年前出生的男子，當年幾乎全數逃港。很多家庭都走空了，只留下祖屋。他給我看了一張自己拍攝的深圳河入口的圖片，畫面淡雅寧靜如水墨，一條小溝從紅樹林流出，呈「S」形流向深圳灣多層次的水面，對岸的天水圍和浮浮山漸次沒入天際……我凝視着眼前這張圖片，彷彿從中讀出了一代人的坎坷命運，也讀出了改革開放和「一國兩制」的歷史邏輯。

「洗腳城」是改革開放初期外地人對深圳最鮮明的印象之一。直到今天，不少香港人心目中的深圳，還是拔地而起的高樓大廈和方便快捷的洗腳服務。沙嘴、沙尾毗鄰香港，交通方便，配套完備，成為當年港客北上娛樂消費的首選地。不止一次聽香港朋友聊起，深圳的洗腳服務物美價廉，全世界最好，沒有之一。與洗腳相伴而生的，是餐飲和其他特色服務。一度還有夜店女郎站在街邊攬客，平添了些許燈紅酒綠的曖昧氣氛。當然，所有這些今天都不復存在了，完全被新的商業模式取代，但它們確實構成了深圳人集體記憶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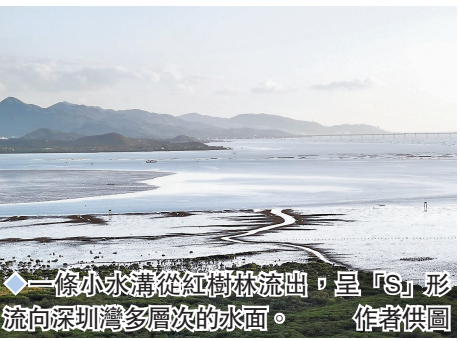
數以百萬計的「深漂」南下淘金，城中村往往是他們的第一站。城中村雖然擁擠，但基礎設施齊全，從學校、醫院、通訊網絡，到小吃、理髮、服裝零售，可以滿足生活的全部需求。深圳是一座騰飛速度讓全世界為之驚嘆的城市，這座城市的每一步發展都離不開廣大深漂人的付出。一方面，他們把青春和熱情獻給深圳，為城市建設添磚加瓦；另一方面，深圳給他們帶來的，有可遇不可求的機會，有緊張工作的壓力，也有生活的瑣碎。城中村與深漂共同成長，是這座南國新城的獨特風景。

「舊改」是舊城改造的簡稱，最直觀地體現了傳統與現代的變奏。這些圍村通過舊改實現了傳統村落的蝶變，同時為深圳奇跡作出了不可取代的貢獻：騰出世代生息的土地為新城建設提供足夠空間，並創造大量就業崗位接納外來務工人員。舊改前後的圍村完全是天壤之別，從街區面貌到生產生活方式，乃至人們的思維邏輯，都實現了脫胎換骨的轉變。舊改帶來的多重積極效應是顯而易見的，但收取租金成為村集體和大多數村民的主要收入來源，也引發一些微詞。沙頭街道五個股份有限公司總資產已達26.45億元，但營業收入的主體仍是物業租金，佔比76%。這樣一種收入結構，顯然不利於創新產業的發展，也不利於村民進取精神的培育。

位於上沙村的「中洲灣C Future City」超大型綜合體，是沙頭街道標誌性舊改項目。該項目力求在文化傳承與城市發展的多元需求之間，將有品質的公共空間與有歷史記憶的古村落有機融合在一起，打造一座縱向串聯過去與未來，橫向覆蓋科技、藝術與自然，兼具工作、生活與休閒娛樂功能的全新城市空間。那天下午，我穿行在這座未來之城裏，一路經過塗鴉藝術家的創作現場，做舊如舊的磚牆圍屋，各種創意空間營造出來的小確幸氛圍，由數字技術與花草植物聯袂演繹的巨大玻璃幕牆系統……這一切與旁邊的村落建築完美融合起來，彷彿一場超越時空的無聲對話。

舊改工程最形象的展示，是下沙村文化廣場的三疊建築群。由近而遠，第一疊是以侯王廟和黃氏宗祠為代表的古代建築，第二疊是村民自建的小樓，第三疊是新開發的摩天大樓。望着眼前新舊依存、高低錯落的樓群，不由想起習近平總書記在廣州考察歷史文化街區永慶坊時對城市建設的指示，他強調城市文明傳承和根脈延續十分重要，傳統和現代要融合發展，讓城市留下記憶，讓人們記住鄉愁。

除了上述各詞，還有一個與沙頭密切相關的詞彙，它存在的時間應該是最悠久的，卻長期默默無聞，近半年來又機緣巧合成為媒



一條小水溝從紅樹林流出，呈「S」形流向深圳灣多層次的水面。 作者供圖

沙頭街道緊臨的深圳河入口，是一片生態寶地，鹹淡水融匯，灘塗面積大，適合紅樹林生長，也適合魚蝦生長。轄區內有福田紅樹林自然保護區，是國內唯一位於城市中心區的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去年11月5日，習近平主席向《濕地公約》第14屆締約方大會致辭，提出在深圳建設「國際紅樹林中心」，獲得大會普遍認可。對岸是香港米埔濕地公園，早在1995年即被《拉姆薩爾公約》列入國際重要濕地。兩者共同構成的濕地生態系統，是東半球最為重要的候鳥遷徙中轉站之一。

近年來，隨着生態環境持續改善，灘塗上小魚小蝦小蟲子增多，成了鳥類豐富的食物來源。鳥群白天在福田紅樹林中覓食嬉戲，晚上回到米埔濕地休整休息。對鳥類來說，深圳同香港的關係，不過是一邊餐廳，一邊臥室，深圳河則是一道盎然疏放的生態廊道。南頭古城有一個體驗式展覽，通過三維動畫片的形式，形象地展示了深圳河沿岸的風物，最後歸結為這樣一句話：深圳河是多麼小的一條河啊，鳥兒可以飛過，魚兒可以游過，樹枝樹根也可以自由地來回伸展，只有人需要簽證。

深港雙城故事，是個常說常新的話題。隨着深圳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建設的推進和香港「北部都會區」計劃的提出，深港合作進入全新階段。口岸經濟帶和河套開發方興未艾，沙頭街道正處於樞紐位置上，未來發展充滿了想像空間。沙頭各村的村頭都立有石碑坊，上書書聯，以村名作藏頭，表達美好祝願。比如沙嘴村的楹聯，仔細讀來，回味無窮。這固然是全體沙嘴人的期許，又何嘗不是全體深圳人的期許、全國人民的期許呢——

沙聚金山紅林醉年年樂業 嘴吟心曲綠水歡代代安居

字裏行間

百劍堂主

翻閱陳墨的《香港武俠名家名作大展》，總覺得有些不是味兒，蓋其中不少不是「名家」也；作品也非「名作」，書名嫌「標題黨」。不過，陳墨的「札記」也非一味亂讀，亦有彈也。且舉百劍堂主為例。

百劍堂主當年的《風虎雲龍傳》，口碑平平，他能與梁羽生、金庸齊名，皆因一部《三劍樓隨筆》。三人都是《大公報》同事，同是撰寫武俠小說。據台灣的陳曉林說：

「……三位學才高的年輕文人，由於一時技癢，相約以筆名試創一種新的文學類型，準備為中文世界開拓一片新的創作園地。結果，他們所創的『新派武俠』，一炮而紅，成為海內外讀者所喜愛的流行作品。」

這說法，應該是錯的。梁羽生率先寫《龍虎鬥京華》，是被《新晚報》羅乎迫上場的，翌年金庸才上陣，再而是百劍堂主。「三人相約以筆名試創一種新的文學類型」，不確；三人何來「相約」？梁羽生、金庸素好閱武俠小說，一部既覽，就



百劍堂主唯一一部武俠小說。 作者供圖

一部一部寫下去，卓然有成。百劍堂主心有所屬，只寫了一部，就戛然而止。但僅此一部，就隸屬「三劍樓」之一。

在《三劍樓隨筆》中，百劍堂主的散文，不輸金庸。至於他的武俠，真算不上是「名作」。陳墨看的是「報紙剪貼本」，我看的是三育版的書本。陳墨評說：

「作品缺乏整體設計。無常道人邀集英雄反滿抗清，動機如何，目標為何，路徑如何，都不夠清晰而合理。甚至，無常道人究竟是怎樣的人，也沒有說清。」

論人物描寫，「三劍樓」中，當以金庸稱冠，梁羽生亦不俗，百劍堂主連後起的高峰等人也不及。在行文格局上，也不見恢宏，陳墨說：

「無常邀集英雄大會，到會的雖云百人，行動的卻只有岱宗三洞率領的小分隊，以此寥寥數人反滿抗清，格局上難以相觀。」

陳墨指出：「《風虎雲龍傳》的寫作成績，與梁羽生的處女作《龍虎鬥京華》相近。若作者繼續寫作，且投入足夠精力，或能與梁羽生並駕齊驅。」可乎？

話說回頭，百劍堂主在《三劍樓隨筆》中，上下古今，閒閱幾筆，極見學識，如談《詩經》，如《我想瑪麗蓮夢露》；另如談乾行，可見百劍堂主非躲在書齋的人，還喜田野研究。

話說陸丹林著有《中山先生在香港》一文，提到當時中會的總部設在士丹頓街13號，掛的是「乾亨行」的招牌。於是，他摸了去，看看那條又叫做「師姑街」的革命聖地，誰知他竟看到有幾個尼姑在電燈下打麻將，「人人用神」，「人人打得眉飛色舞」，此情此景，百劍堂主不禁為之失笑。與中會設在師姑街，志士相會，未聞有與師姑手談的「佳話」，實是遺憾。我看了百劍堂主的武俠小說，更看了他在「三劍樓」中的《論劍》文字，他不再寫武俠，轉而從事編輯，寫寫散文，專而論政，倒是明智之舉。三劍樓，各據專長學識也。

粵語講呢啲

悼李小龍：李小龍與木村武之最強友情



小龍，我哋雖然係美國籍，但我係日本仔、你係中國仔，但哋只係當你「二等公民」，唔會有出頭天嘅！

木村，你又唔使咁友！開講有話，美國遍地黃金，只要我哋肯砌，唔一定輸硬嘅，你放長雙眼睇下喇！



木村，李小龍死咗幾年，你一個月去幾次掃墓，呢啲算係咩友情呀？我有機會做呢件事係我哋光榮！

《粵語講呢啲》 悼李小龍，李小龍與木村武之最強友情

根據李小龍生前未能完成的電影《死亡的遊戲》(Game of the Death)中的最初構想，兼任主角的他要登上一座五層塔分別挑戰守護各樓層的武林高手。在影片中，李小龍希望讓觀眾了解不同種類的武術，以及每種武術在不同情況下所存在的優勢。在「第二樓層」的《豹殿》內，李小龍把守護者所使用的武術定為「螳螂拳」。「螳螂拳」的風格以速度、靈活性和侵略性著稱——快速、直接、連續和強大的攻擊。李小龍在他早期的教學課上也曾向學生傳授或展示過這種功夫。在選擇《死亡的遊戲》的對手的過程中，李小龍萌生了讓木村擔任該樓層守護者的想法。那麼，木村是誰？

1959年，30多歲的木村武之結識了18歲來自香港的武術家李小龍。儘管存在年齡差異，他們在首次見面後就快速成了好友。原因之一是：李小龍初到美國，英語水平還不足以讓他很快適應美國的環境。他與木村早期的相遇無疑幫助了他融入社區。另一個隱性原因是：當時他們的地位相似——「二等公民」，一般指亞裔和非裔。

隨後木村成了他在美國的首批學生——李小龍在西雅圖的第一間教室只是一個有蓋停車場。此後，他們一起練習、切磋、訓練，開始追尋他們的「美國夢」。在木村不懈的協助下，小龍在西雅圖唐人街租賃了一間地下室，一年後開始經營其第一家武館——振藩國術館。木村不僅是武館的第一任助理導師，其後

也是在振藩武術方面的最深導師之一。舉凡有功夫示範，木村都是小龍的唯一搭檔，可見他的重要性。多年來，兩人之間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在小龍的學生和朋友中，木村可能是世上唯一見證小龍從無到有、從厄困到豐盛的人。這就是為什麼小龍認為木村是他朋友中最真摯的一個。小龍打從心底裏感謝木村對他所付出的一切。

如前所述，李小龍想指派木村擔任「第二樓層」的守護者。木村出乎意料地着他物色更合適的人選，因為他認為很多香港武術家可以在這方面做得比他更好。然而，木村的反建議遭拒絕，因為小龍想與這位摯友共同建立信念。木村最後在很不情願下同意了擔當那個角色，但其後因小龍事務繁忙，讓他沒法騰出時間去跟進相關的拍攝工作，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筆者有理由相信木村雖然對「螳螂拳」有一定的認知，但遠沒達到「螳螂拳」大師的級數。就這一點，他絕對不是這個角色的合適人選。小龍確實知道大多數人會質疑木村擔任該角色的資歷，但他堅持推行這個構思。那麼，小龍為什麼仍要讓他來演這個角色呢？選得不合適肯定會影響影片的品質，這對於李小龍一個要求那麼高的人來說是絕對不能接受的，但是他非常珍惜木村這個摯友，且認定這段情誼凌駕於一切。

1973年7月20日，李小龍在香港離奇逝世，享年32歲。木村是他葬禮上的六位扶靈人之一。此後，木村在這幾十年來每周數次前往西雅圖湖景公墓誠心打掃小龍的墓地。他說：這不是一件苦差，這是一種榮幸，這是小龍為我所作一切的一種回報方式。人們可能會好奇木村為何作出如斯承諾。

面對二戰後的歧視和敵意，木村開始認為自己比白人低一等，因而導致他一直處於抑鬱狀態。自遇上小龍後，他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把這歸功於小龍的教導——如何過更好的生活，成為一個更好的人；讓他擺脫抑鬱，讓他重新感受人生的真諦。

毋庸置疑，木村是協助小龍其後在美國走向成功的鋪路者，但他一直保持謙虛，總是抬舉小龍和別人卻淡化己的貢獻，讓人感受到他對小龍的謙遜和深度。儘管許多人，包括只有「擦身」關係的人在李小龍死後試圖藉與他的關係而從中獲取名利，但木村從沒嘗試利用他與這位超級巨星的密切關係來提升名譽和獲取利益。

2021年1月7日，木村逝世，享年96歲，他見證了小龍的成就化為不朽遺產的過程。縱橫武壇五十多年的木村生前被問到其最好的遺產是什麼時，他說：我能留給後世最好的遺產就是我最好的朋友李小龍永垂不朽的遺產。

姓名館

王正亮，在父親耳濡目染的熏陶下，初中已接觸玄學，後得佛法師傅授陽宅風水及文王卦。直到2013年，通過禪定悟出與際遇相應之姓名學，依此因緣，公開與秘，望有緣人得到裨益。

其實每個人的姓名是有幾個維度：(一)就是呼應我們基因轉格式，轉至蛋白質的色身格式，簡單來說，即相應姓名的頭身腳尾門的觀念。

(二)與我們頭身腳相應，即我們的替身。(三)內卦即第二字和外卦第三字，分別代表自己的伴侶、親人和子女、陌生人。同時，姓最後的一個字亦可以代表生殖器官。

眾所周知，古代王權為確保侍奉皇帝的太監不會與妃嬪有染，實行殘忍的宮刑。要絕對忠誠於天子，實不容易。而三寶太監鄭和正好屬此類，鄭和，本姓馬，小字三保，翻譯成五行為辛金乙木，明成祖賜予他的姓名鄭和很巧地與朱姓癸水皇帝奇矣！去盡守護持，辛金生癸水。而馬姓屬己土，忠誠務實主義者，故加上乙木代表生命，製造生命的下體受辛金剋絕！這就是相應太監的悲哀。

而鄭和一生的傳奇在於明成祖奪得皇位後，有一件事總使他心裏不安穩，那就是皇宮大火撲滅之後，沒有找到建文帝的屍體。為了把這件事查個水落石出，他派出心腹大臣去各地秘訪建文帝的下落，但是這件事不好公開宣布，就藉口說是求神問仙。

後來，明成祖又想，建文帝會不會跑到海外去了呢？於是，他就決定派一支隊伍，出使國外。他想到跟隨他多年的宦官鄭和，是最合適的人選。

鄭和(1371年-1433年)，本姓馬，

鄭和下西洋

小字三保，回族。祖父與父親都從海路到過伊斯蘭教聖地天方(今麥加)，鄭和自幼受到家庭探險精神的熏陶，為他日後出海遠洋打下了基礎。明初，鄭和入宮做宦官，因靖難立戰功，賜姓鄭名和，人稱「三保太監」。

1405年6月，明成祖正式派鄭和為使者，帶一支船隊出使「西洋」。那時候，人們叫的「西洋」，指的是我國南海以西的海和沿海各地。鄭和帶的船隊，一共有2.78萬多人，除了兵士和水手外，還有技術人員、翻譯、醫生等。他們駕駛62艘大船，從蘇州劉家河(今江蘇太倉瀏河)出發，經過福建沿海，浩浩蕩蕩，揚帆南下。

鄭和第一次出海，到了占城(在今越南南方)、爪哇、舊港(在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東南岸)、蘇門答臘、滿刺加、古里、錫蘭等國家和地區。他每到一個國家，先把明成祖的信遞交國王，並且把帶去的禮物送給他們。許多國家見鄭和帶了那麼大的船隊，而且態度友好，都熱情地接待他。

鄭和這一次出使，一直到第三年9月才回來。西洋各國國王見鄭和回國，也都派了使者帶著禮物跟着他一起回訪。各國的使者見了明成祖，送上大批珍貴的禮物。明成祖見鄭和把出使的任務完成得很好，高興得合不攏嘴。

後來，明成祖覺得沒有必要再去尋找建文帝了，但是出使海外的事，既能提高中國的威望，又能促進與各國的貿易往來，有很多好處。此後，鄭和又進行了6次出海航行：從1407年9月-1409年7月，1409年10月-1411年7月，1413年11月-1415年7月，1417年5月-1419

年8月，1421年1月-1422年8月，1430年6月-1433年7月，鄭和出海7次，先後一共到過印度洋沿岸30多個國家。

第三次的出行，鄭和最遠都只到達古里。他們在東南亞及南亞一帶活動，打通航路，建立貿易中轉站。後面幾次主要進行商品貿易，鄭和船隊所經國家帶去大量中國的瓷器、銅器、絲綢、錦繡和茶葉，同時帶回來許多亞洲國家的特產，像胡椒、象牙、寶石、藥材、香料和珍禽異獸等，大大促進了中國與亞洲各國的經濟交流。每到一處，鄭和都派人了解當地風俗習慣，宣揚中華文明。

第四次出海到遠達非洲東海岸的麻林國時，麻林國遣使隨貢，獻上麒麟、天馬、神鹿等吉祥珍獸，給京城帶來了轟動。成祖龍顏大悅，認為異邦進貢麒麟是國勢鼎盛、堯舜再世的徵象。

在第七次即將航行出使時，成祖駕崩，仁宗即位，下令停止下西洋。宣宗即位後，看見因下西洋活動的停止，海外諸國來朝日益減少，就決定再次遣使下西洋。這時鄭和已年近60，又踏上了最後一次下西洋的航程。1433年農曆三月船到古里時，鄭和因積勞成疾而病逝，王景弘代鄭和率船隊於7月抵達南京，結束了偉大的航程。

鄭和七下西洋，時間持續29年，行蹤遍及亞非30多個國家，最南到達爪哇，西北到波斯灣和紅海，最西側非洲東海岸，是歷史上空前的壯舉，其時間之早，規模之大，都是後來的哥倫布和麥哲倫所不及的，鄭和下西洋，增加了中國與南洋各地的聯繫，傳播了中華文明，影響十分深遠。

詩詞偶拾 老兵 雁翔